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远方出版社



#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I11  
27  
:28

# 红与黑

(法)司汤达 著

(上)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韩芳编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世… II.韩 III.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红与黑》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 目 录

(141)	耐苦耐劳的官个一	章三十二第
(143)	会 管	章四十二第
(170)	划学新	章五十二第
(178)	划代人富美回世入	章六十二第
(188)	主人堂时	章七十二第
(193)	先以圣歌	章八十二第
第 一 章	小 城	章一 (1)
第 二 章	市 长	章二 (5)
第 三 章	穷人的福星	章三 (8)
第 四 章	父与子	章四 (13)
第 五 章	谈 判	章五 (17)
第 六 章	烦 闷	章六 (24)
第 七 章	情 缘	章七 (32)
第 八 章	小小风波	章八 (42)
第 九 章	乡村一夜	章九 (50)
第 十 章	雄心勃勃与家境苦寒	章十 (58)
第 十 一 章	一个晚上	章十一 (62)
第 十 二 章	一次旅行	章十二 (67)
第 十 三 章	网眼长袜	章十三 (73)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章十四 (78)
第 十 五 章	雄鸡一唱	章十五 (82)
第 十 六 章	第二天	章十六 (86)
第 十 七 章	第一助理	章十七 (91)
第 十 八 章	国王巡临韦里埃	章十八 (96)
第 十 九 章	思想使人痛苦	章十九 (109)
第 二 十 章	匿名信	章二十 (118)
第 二 十 一 章	和主人的对话	章二十一 (123)
第 二 十 二 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章二十二 (137)

第二十三章	一个官员的苦恼	(149)
第二十四章	省 会	(163)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70)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	(178)
第二十七章	初尝人生	(188)
第二十八章	迎圣仪式	(192)
第二十九章	初次升迁	(199)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的人	(215)
第三十一章	乡居情趣	(232)
第三十二章	初涉上流社会	(243)
第三十三章	最初的路	(251)
第三十四章	德·拉莫尔府邸	(255)
第三十五章	感觉敏锐和一位诚信的贵妇人	(267)
第三十六章	表达的方式	(270)
第三十七章	痛风病又犯了	(277)
第三十八章	使人与众有别的勋章是什么	(285)
第三十九章	在舞会上	(295)
第四十章	王后玛格丽特	(305)
第四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统治	(313)
第四十二章	他是丹东吗	(317)
第四十三章	阴谋企图	(323)
第四十四章	年轻姑娘心中所想	(332)
第四十五章	这是个圈套吗	(338)
第四十六章	凌晨一点钟	(343)
第四十七章	一把古剑	(350)
第四十八章	残酷时刻	(355)
第四十九章	滑稽歌剧	(361)
第五十章	日本花瓶	(370)

第五十一章	秘密集会	(376)
第五十二章	讨 论	(381)
第五十三章	教士·树林·自由	(389)
第五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97)
第五十五章	道德的指责	(404)
第五十六章	道德之爱	(411)
第五十七章	教会中最好的职位	(415)
第五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419)
第五十九章	苦 恼	(423)
第六十章	滑稽剧院包厢	(427)
第六十一章	令她恐惧	(432)
第六十二章	老 虎	(437)
第六十三章	偏爱的地狱	(443)
第六十四章	工于心计之人	(449)
第六十五章	风 暴	(456)
第六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61)
第六十七章	在主塔楼里	(468)
第六十八章	权势人物	(473)
第六十九章	深谋远虑	(479)
第七十章	平 静	(484)
第七十一章	审 判	(488)
第七十二章		(495)
第七十三章		(501)
第七十四章		(506)
第七十五章		(514)



## 第一章 小城

置万物于一处，事情并不坏，可笼子里就不那么快乐了。

——霍布斯

韦里埃小城可算得上法朗什·孔泰最美丽的小城之一。一幢幢白房子，耸立着尖尖的红瓦屋顶，星罗棋布在一片山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勾勒出这山坡的曲折起伏。城墙数百步外，杜河源源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是一片废墟。

韦里埃的北面有高山庇护，那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十月天气刚转冷，嶙峋的维拉山峰便已是白雪皑皑。涧水奔流，穿过韦里埃，然后汇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利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人，倒凭藉它们获得实惠。但这个小城致富的根源不在锯木业，而是靠织造“米卢斯”的印花布，自拿破仑失败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人们就听到噪声四起，令人晕眩，那声音是从一部模样可怕、隆隆作响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击水轮，时起时落，把路面都震得动摇起来了。每个铁锤不知击冲出几千枚铁钉。当铁锤起落之间，一些天真漂亮的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铁锤下，一瞬间就砸成铁钉。这活儿看起来笨拙，但是刚刚到法兰西和瑞士毗邻的山区的游客看了，不免少见多怪。倘若这位游客走进韦里埃，打听这座连街上行人耳朵都要

震聋的制钉厂是谁的，别人准会拖长腔调说：“嗨！那是市长先生的。”

韦里埃的大街，从杜河河岸直通小山的山顶。游客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位身体高大、神色匆匆的大人物。

一见到他，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连忙脱帽致敬。这位得过许多勋章的骑士身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斑白，大脑门，鹰勾鼻，总之，五官还算端正。初次见面，人们甚至还会觉得他不但有村长的尊严，而且保持着一个四十八岁或五十岁的人身上发现的某种可爱之处。但是不久这位巴黎的游客就会因他那种趾高气昂和保守偏狭的神态而感到不快。人们最终了解到这个人的才干，只局限于做到分文不差地收人家的欠债极为准时，偿还自己的欠债则拖得越迟越好。

这就是韦里埃市长德·雷那尔先生。他步履庄重地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厅，转眼就在游客面前消失。不过，这位游客如果继续漫步，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便会看到一座外表格外美丽的房子。再往远处看，便是一条由勃艮第的群山构成的天际线，好像天设地造地安排在那里让人一饱眼福似的。这一胜景使游客逐渐淡忘开始使他感到沉闷的那种对金钱孜孜以求的污浊气息。

有人告诉他，这座房子是德·雷那尔先生的，它不久前建成；市长先生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一座用坚固大理石料盖成的府邸，是得益于他开办制钉厂获得的大笔利润。市长先生的祖籍据说是西班牙，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人说远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在这里定居了。

一八一五年以来，他觉得当工业家有点不体面，因为这一年他已是赫赫有名的韦里埃市长。这座华丽的花园，一层紧挨一层，渐次伸展到杜河岸边，每一层的平台都砌有护墙，这即是德·雷那尔先生苦心经营生铁买卖得到的报酬。

在法国，您别期望看到像在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



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明媚如画的花园。在法朗什·孔泰，谁家的庭院越是造得高，越是在自己的地产上堆起一层又一层的石块，就越能受到左邻右舍的敬佩。德·雷那尔先生的花园，庭院森森，尤其因为圈进几块不惜重金买来的地皮而格外令人青睐。譬如，这个锯木厂在杜河岸边占的优越位置，您一旦走进韦里埃，它就引起您的注意，您还注意到在屋顶的一块木板上，用硕大无朋的字体写着索莱尔这个名字，而在这个锯木厂六年前占用的那块地皮上，此刻人们正在为市长大人的花园修建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市长先生固然傲慢，他还是不得不跟老索莱尔那个阴冷固执的农民打交道，不得不付给他大笔的金光闪闪的硬币并征得他同意把工厂迁往别处。至于那条给锯木厂提供动力的公共溪流，德·雷那尔先生利用他在巴黎的影响，也让它改道了。他得到这一恩惠，是一八二×年大选后的事。

为了调换到老索莱尔的一阿尔邦地，市长先生把离杜河河岸往下五百步的四阿尔邦地给了他。尽管这一地段的位置对经营松木板生意十分有利，但是索莱尔老爹（自从他发了财，人们就这样称呼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邻居的急性子和土地占有欲，敲诈了六千法郎。

这笔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士的非议。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雷那尔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远远瞧见老索莱尔身旁围着他的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使市长先生恍悟过来，从此他不得不常想也许那笔交易不必花那么多钱也可成交。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韦里埃，如想赢得众人敬重，一方面是多造围墙，一方面是千万不可重用这帮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轻率采用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得个“没头没脑”的坏名声；并且在那些

明智、稳重的人心目中体面扫地，而在法郎什·孔泰能左右舆论、毁誉他人的恰恰正是这些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往往言词尖锐充满专制色彩。正是因为专制这个恶劣的词儿，对那些在被称为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旅居这些小城才让人无法忍受。舆论（众口铄金的舆论）的专横，在法国的小城里如同在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愚蠢。

对法国人来说，小城生活最痛苦的不是不景气的经济，而是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

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

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

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小城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往往比大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冷漠更甚。

##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这难道还不算什么？愚人的敬重，孩童的惊奇，富者的艳羨，圣贤的轻蔑！

——巴尔纳夫

杜河水面上方，大约百步之遥，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非常有必要修筑一条长长的挡墙，这对沽名钓誉的行政长官德·雷那尔先生来说，真是万幸！地势绝佳，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好的风景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冲刷出条条沟壑，路面坑坑洼洼，简直寸步难行。人人虽感不便，倒成全了德·雷那尔先生：修筑一座二十尺高，三十到四十特瓦兹长的挡墙，他的德政即可垂范千秋。

为了这堵挡墙，德·雷那尔御驾亲征，三上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公开表示过，他就是死也要抵制在韦里埃修建公共散步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三尺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与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抗衡，此刻正用大理石石板装饰墙面。有多少次，我的前胸紧紧依靠发出蓝色光芒的光滑石板，心里犹念昨夜抛别的巴黎舞场，终日俯视杜河流域：在水一方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其间无数涓涓细流依稀可辨。这些小溪，一路奔泻跳荡，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最后汇入杜河。山里的阳光，异常酷热。烈日当空，每当游客坐在这平台上静思遐想，梧桐叶影足可遮蔽他的美梦。这些梧桐长势迅猛，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培土的结果，因为

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保皇党人，我是自由党人，在这件事上，还是要称赞他），因此韦里埃乞丐收容所幸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段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昂-莱相媲美。

至于我呢，对这条“忠信大道”还是抱一点微词，尽管有十七八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德·雷那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当局者，是在“忠信大道”上的蛮横作法，替生机盎然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掉树冠梢。桐叶应该长得碧翠茂盛像在英国通常见到的那样，如今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普通的蔬菜毫无差别。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不可违背；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也许是有些夸大，自从助理神父马斯隆定下规矩，剪削下的树枝统统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越狠毒了。

这位年轻的神父是几年前贝桑松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教士。有一位年老的军医，曾参加过征讨意大利的战争，退役后在韦里埃住下，——照市长的看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居然埋怨起市长，说不该把这些美丽的树七砍八斫，糟踏得不像样子。

“我喜欢树阴”德·雷那尔先生回答的口吻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到过荣誉团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阴，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无法想像，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途，倘不是有利可图，种了它干什么呢？”

在韦里埃，“有利可图”是一句至理名言。这四个字，足以表达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看法。

“有利可图”在这座风光宜人的小城，成为决定摆布一切的理由。外地游客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秀丽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定会首先想到，当地居民对美肯定特别敏感。他们其实倒

也少谈起他们家乡风景的美丽，我们不能说他们不重视；但是正因为那可以招揽游客，让游客花钱喂饱旅店的老板，老板们则通过纳税，把一部分利润呈供给市府。

这一日，秋高气爽，德·雷那尔先生挽着妻子，沿着忠信大道闲步走去。德·雷那尔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经的谈话，两眼却紧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摸十一岁，接连几回跑到墙堤那边，好像要爬上去。只听见娇美温柔的一声传来：“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大胆的想法。德·雷那尔夫人，是一位大约三十上下的少妇，长得妩媚动人。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堂堂正正巴黎来的先生，”德·雷那尔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巴黎并非没有朋友……”

关于外省的人情世故，虽说我打算写上二百页，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蛮横霸气，忍心让读者诸位受罪，领教一番外省人的长篇累牍的谈话。

这位令德·雷那尔头痛的人物不是别人恰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溜进了乞丐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达官贵人开办的慈善医院。

“不过，”德·雷那尔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怎又会吹毛求疵呢？”

“他们是专门来散布流言蜚语的，然后写成文章，登载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可不是从来都不看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谈论，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干正经事。至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饶了那个神父的。”

###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一个富有德行，不搞阴谋的教士乃是乡村的福音。——弗勒利

韦里埃的神父已年届八十，可是由于山区空气清新，他的身体仍旧健壮，性格还坚强。应当说明一下，他随时有权访问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阿佩尔先生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正是凌晨六点钟抵达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一到，就直接去了神父家。

谢朗神父看完贵族议员，本省最大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介绍信，陷入了沉思。

“我年事已高，在这里又受到大家的尊敬”，谢朗神父沉吟片刻喃喃而道：“他们也许还不敢吧！”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虽说他已经一大把年纪，可双眼还是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表明乐于去干一件冒险的好事。

“先生，请跟我来！不要在狱卒面前尤其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阿佩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好人，他紧跟着这位可敬可佩的神父参观了小城的监狱、医院和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姿百态，他还是努力忍住，没有流露出半点指责的神情。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好意思过多打搅他的好心同伴，推辞地说有好几封信要写。三点钟前后，他们俩结束了视察收容所，便去参观监狱。



他们看见狱卒站在监狱的门口，这是一个六尺高的大块头，罗圈腿，一张萎缩的脸因恐惧而令人恶心。

“喂！先生，”他一看见神父，就立刻问道：“跟您在一块的这位可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神父反问他。

“昨天我接到一份紧急命令，是省长大人专派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夜送来的，指示我不准许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

“告诉您，努瓦鲁先生，”神父说道，“这位同我在一起的游客恰恰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吗？无论白天黑夜，我都有权到监狱里来，而且喜欢叫谁陪我来，就叫谁陪我来。”

“是的，神父先生，”狱卒耷拉着头低低地说话，俨然一只巴儿狗受到棍棒的威胁。“不过，教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他们就会撤了我的职，我可是全靠这活儿度日的。”

“我也不愿意丢了 my 职位，”善良的神父说道，声音渐渐激动起来。

“那可不同了，”狱卒急了，“您嘛，谁不知道您有八百法郎的年薪供养，一份绝好的产业……”

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可两天来弄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有人还添枝加叶，竟把韦里埃小城的一切仇恨私怨都挑动起来。德·雷那尔先生和夫人之间的一场小纠纷正好也由此而生。早晨，德·雷那尔先生由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到了神父家，向他表示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任何后台，深深感到他们那番话的严重性。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八十岁了，人们会看到我将是小城被革职的第三个神父。我来到这里已有五十六年，我为本城几乎全部居民行过洗礼，要记得我刚来时，韦里埃不过是小村镇一座。我每天在这里为年轻人主持婚礼，连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由我主持的；我把韦里埃当做我的家，但是我决不因为恐惧离职

而拿良心去作交易，也不会使我强迫接受别的指令。我看到这位外乡人时心里想：“这个人来自巴黎，他可能是一个自由党人，可自由党人到处都是，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这时，德·雷那尔先生的指责，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先生的指责，变得更加厉害。

“那好，先生们！撤了我的职吧！”年老的神父叫了起来，连声音都在发抖，“可是，我还是要住在这里。你们知道四十八年前我就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将来就靠它过日子。我在任职时清正廉明，先生们，你们听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害怕有人要革我的职。”

德·雷那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夫人生活美满。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妻子怯生生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究竟这位巴黎来的先生会对囚犯有什么危害呢？”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在这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第二个儿子已爬上墙堤的栏杆，他在上面跑着，尽管这墙离那边的葡萄园地有二十多尺高。德·雷那尔夫人担心惊动孩子以致摔下墙来，不敢继续谈话题。那孩子得意洋洋，最后终于看见母亲为自己急得脸色惨白才跳到散步道上，向她跑过去，母亲自然责备了他。

这个小小插曲，改变了他们谈话的主题。“我决心把锯木匠的儿子索莱尔弄到家里来，”德·雷那尔先生说道，“孩子们变得太淘气了，我们自己都管不住了，索莱尔可以帮我们管一管。他是个年轻的教士，精通拉丁语，他会使孩子们学有所进，因为谢朗神父说过他的性格坚强。我打算付他三百法郎的薪水，还管吃喝。我以前对他的品行不免怀疑，他是那个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军医的宠信，这老头自称是表亲，来到索莱尔家吃住。其实，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人的奸细。他说咱们山里的空气有利于医治他的哮喘病，可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

实。他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进行的所有征战，据说他从前甚至还签名反对帝国。就是这个自由党分子给小索莱尔教拉丁语，并且把自己带来的大批书籍留给他。依常理，我从骨子里面没有想过让木匠的儿子和咱们的孩子在一起。可恰恰就在我们最后翻脸的那次争执的前一天，谢朗神父告诉我，索莱尔研究神学已长达三年之久，还准备进修道院进修，如此说来，他就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一位拉丁语学者了。”

“这样安排，还有另一个好处，”德·雷那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用外交家的神情盯着妻子，“瓦勒诺不久为他家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曼底好马，就得意得很哪。可他还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呢。”

“他极有可能把咱们这一位抢走呢。”

“这么说来你已同意我的计划啦？”德·雷那尔先生喜形于色，表示感谢妻子出了个绝妙主意，“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噢！天！亲爱的，这么快就拿定主意了！”

“这是因为我办事向来干脆果断，神父早已领教过了。我们不必熟视无睹，在我们这周围全都是自由党人。所有这些印花布商人全都嫉妒我，这点我敢肯定；他们中有两三个早已发了财，好吧！我倒有兴趣让他们瞧瞧，德·雷那尔先生的孩子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的带领下去散步。这会令人尊敬。我祖父常对我们说，他小时候就有过家庭教师。我为此要花掉一百银币；但这应当看作保持身份地位必不可少的花费！”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德·雷那尔夫人深深地陷入沉思。她身材高挑，丰满匀称，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正如山里人公认的那样，她仪态朴实，举止优雅又富有青春活力，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在巴黎人眼里简直会唤起温馨浪漫的快感。德·雷那尔夫人如果自己知道她是有如此魅力的话，她一定会拘谨难当。她心里从来没有过卖弄风情和装腔作势的念头。据说瓦勒诺所长先